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八十一回 夏鼎畫策鬻墳樹 王氏抱悔哭墓碑

卻說紹聞集債如蠅，大賍既然壓頭，這衣服飲食，款待賓客，應酬禮節，如何能頓的割削？一時手困，還要仗舊體面東拉西撈。面借券揭，必要到借而不應、揭而不與地位，方才歇手；又定要到借者來討、揭者來索的時候，徒爾搔首；又定要到討者破面，索者矢口的光景，不覺焚心。此時先自己搜尋家當以杜羞辱，但其間也有個次序：先要典賣舊玩，如瓶、爐、鼎、壺、玉杯、柴瓷、瑤琴之類。凡先世之珍重者，送質庫而不能取贖，尋買主而不敢昂其價值。其次，便及於屏幃、冊頁、手卷、名人字畫等物。凡先人之百計得來珍收遺後者，托人代尋買主。久之，買主卒不可得，而代懇之人，亦置之高閣而不顧；即令急為代售，亦不過借覽傳觀，竟至於散佚失序，莫知其鄉，而受托者，亦不復記憶矣。再次，便及於婦人首飾了。舉凡前代盛時，姻家之陪奩，本家之妝盒，金銀釧環鐲，不論嵌珠鑲玉的頭面，轉至名閨世閱，嫌其舊而散碎，送至土富村饒，赫其異而無所位置，只得付之爐中傾銷，落得幾包塊玉瑟瑟，究之換米易粟而不能也。再次，則打算到衣服上。先人的萬民衣，流落在梨園箱內，真成了「民具爾瞻」的光彩。先人之蟒袍繡衣，俗所說「貧嫌富不愛」者，不過如老杜所云，「顛倒吳、鳳」之需而已。至於平日所著之裘袍敝衣，內人之錦袄繡裙，不過在義昌典內，通興當中，占了「日」「月」「盈」

「辰」四個號；估衣鋪裡，賣與趙、錢、孫、李這幾家。要之，雞魚降而為蔬，此即米珠薪桂之漸也；綢帛降而為布，那肘見踵決之狀，也就不遠了。

這紹聞不守庭訓，濫入匪場，既不能君子上達矣，此中豈有個中立之界乎？這小人下達景況，自是要循序漸進的。到貧困時候，何嘗不尋王春宇，這一點甥舅之情，自然也有幾次幫補。爭乃一碗水兒生意，怎能活涸轍之魚？既非賢宅相，涇陽公也就沒法了。

又一日債主填門，不得已來尋盛希僑。這公子賦性慷慨，原不是秦越肥瘠，不肯引手一救之人。開口便道：「急死人了！急死人了！俗話說：一文錢急死英雄漢。我近日與舍弟析居，萬不勝前幾年。賢弟既在急中，家母舅前日在湖廣任內，寄來三百兩銀子，我已化了二百五十兩，還有五十兩，我拿出來，咱兩弟兄分用了。你暫濟燃眉，我再生法子。賢弟呀，我們門戶子弟，窮是窮了，千萬不可丟了這個人。爽快你把這五十兩齊拿去，再有急需，賢弟再來咱商量。賢弟你回去罷，咱顧不的說閒話。我送你走。」即將五十兩，付與紹聞帶回。這紹聞回至門首，恰恰夏鼎在後門口等著說話。紹聞是驚弓之鳥，嚇了一跳。即邀夏鼎穿宅而過。這乃是紹聞一個計策，怕夏鼎知曉這五十兩銀子，穿宅之時順便放在臥房，只催送茶。

到了前賬房裡，看夏鼎說些什麼。

二人坐下，夏鼎開口便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紹聞道：

「有什麼喜？」夏鼎道：「你只說你身上有多少債呀，賢弟。」紹聞道：「約摸有幾千兩，星碎的也不曾算。只現在屠行、面房、米店裡，天天來聒吵，好不急人。」夏鼎道：「屠行便罷了，你如何把賬欠到米麵鋪裡？」紹聞道：「田地典賣的少了。

向來好過時，全不算到米麵上，如今沒了地，才知米麵是地上出的。傻死我了，說什麼？」夏鼎道：「現有一宗好消息，我對你說：咱祥符縣奉文修衙門。本縣在布政司衙門庫中，領了好幾千銀子。出票子叫衙役在人家墳上號樹，窯上號磚瓦，田地上號麻繩、號牛車。催木匠、泥水匠、土工小作，也出的有票子。那個衙役不發橫財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他們發財，與咱們何干哩？」夏鼎道：「哎呀！他們發財，賢弟就要吃虧哩。」紹聞道：「吃什麼虧？」夏鼎道：「老伯墳上有百十棵大楊樹，若是衙役號了，把樹殺倒，還要木主尋車送縣。賢弟你身上沒有功名，頂擋不住；即令你有功名，這省會地方，衙役們把紳衿當成個什麼！他們掏出他那催討河工木料的面孔，賢弟除搭了樹，還得幾兩銀子賠累。」紹聞道：「這修理衙門，你不說在布政司庫中領有帑項，難說不發與百姓物料錢、車價、工價麼？」夏鼎道：「你還想價麼？這修理衙署，也是上司大老爺，照看屬員的法子。異日開銷清冊，磚瓦木料石灰價，泥木匠工價，桐油皮膠錢，小宗兒分注各行，合總兒共費了幾千幾百幾十兩，幾錢幾分幾釐幾毫幾塵幾沙，上司大老爺再檢核一番，去了些須浮冒，歸根兒是絲毫不虧百姓；究其實俱是苦百姓的。賢弟你如何知道兒，是這個做法？像這樣做，才算是能員哩；這才剋扣下錢，好奉上司，才能升轉哩。」紹聞是經過官司的人，本來怯官，又怕把盛希僑給的銀子，再賠墊了官項，急向夏鼎道：「這該怎的處？」夏鼎道：「天下難處之事，古今必有善處之人。如今才有修衙門信兒，你的親戚巴庚住工房，得了消息，對我閒說起，還不曾出票子。你與盛大哥曾揭關帝廟銀子，你就說以墳樹作抵，多浮算上三五百兩，眾人眾社都是行善的，放著人情可做什么故不做？若這宗廟社銀子不清，將來人多口雜，敲鑼喊街，不怕你們少了分文。這宗事，我本可以除三十兩銀做說合錢，我情願一絲不染，都歸於賢弟。

總之，賢弟窮了，我再不肯打算你，這是良心實話。賢弟休錯主意。」原來夏鼎年紀漸大了，向來弄紹聞錢，自己也沒濟半點事，覺得把人坑了，把自己也坑起來，這一點良心，也有些難過處。因此在紹聞面前獻一點好心，設了這條善策。

紹聞果然依允。爭乃君子不斬丘木，到了不肖子孫，連祖宗墳頭翎毛，都薙而拔之矣，哀哉！

嗣後木工如何墳上發鋸，土工如何在墳上挖坑，靈寶公賢令宰也，為賢者諱，不忍詳述了。

卻說紹聞得了楊樹木價，盛公子家業原厚，一同抵消負欠，把一宗神社大債還訖。

譚紹聞累年拜掃墳墓，出了省城西門，便望見墳上一大片楊樹，蔽日乾霄，好不威風。今日又到清明，紹聞僱了東身小轎四乘，王氏、巫氏。冰梅、樊孀婦各坐一乘；又借一匹馬，套上自己一輛車，紹聞與興官坐上；又借張類村車一輛，供獻食品裝了兩架盒子，酒壺行灶，一同載了一車，徑上墳來。王氏到了墳邊，只見幾通墓碑笏立，把一個森森陰陰的大墳院，弄得光禿刺的，好不傷心。紹聞率領興官掛招魂紙。孀婦、小廝擺設供獻畢，也俱向低低小荊棘樹上亂掛紙條。王氏不似舊年在祖墳上磕頭，直向孝移墓前，突然一聲哭道：「咳！我那皇天呀！我當日不聽你的話，果然今日弄成這個光景，我後悔我只知道呀！咳！我那皇天呀！你只管你合了眼你自在去了，我該怎的呀！」仰天俯地的大哭不已。不過是這幾句，翻來復去。

哭猶未了，只見王象蓋手提一個竹籃兒，盛了一隻煮雞，一塊熟肉，背上一根麻繩拴了一壺酒，到了主人墳上。把雞、肉供在石桌上，跪的遠遠哩，把一壺酒，顛倒口兒向下一傾，骨嘟嘟流在地面，磕下頭去。滿眼含淚，口中卻沒一個字。站起來，向王氏面前磕了個頭，又向紹聞也磕了頭，說道：「未得知上墳日子，約摸明日清明，上墳必是今日。小的也來趁著燒一張紙。」紹聞也沒的說，只得道：「你還縈心，好，好。」王氏便叫道：「王中，你看一墳樹，那裡去了！」王象蓋道：「不必再說。只把祭的東西收拾回城，打發轎夫吃飯。早些回去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

果然小廝、廚嫗撤了各碑前供獻，依舊裝在盒內，還放在來的車上。各轎夫抬過轎來，各坐各轎。紹聞同興官上車，叫王象蓋道：「你坐在車頭裡。」王象蓋依命，坐在押轎地位。一路無話。到了家中，犒飯給賞，也不在話下。

這王氏到家中吩咐道：「天晚了，王中不必回去，他母女兩個，也沒甚的怕。明日與你商量一宗話。」

正是：

士窮見義節，板蕩識忠臣；

中孚能感格，端屬至誠人。

